



□肖复兴

最近这段时间,和外界的联系,完全靠微信。前天,突然收到一位老街坊的微信,问我:小鱼前些天走了,你知道吗?我大吃一惊,小鱼只比我大两岁,怎么说走就走了呢?我赶紧问他:是得了新冠肺炎吗?回答说不是,具体什么病,他也不清楚。

那天,我坐在屋里,望着窗外空荡荡的街道,眼前总是晃动着小鱼的身影。

那时候,我和大院的孩子们都管小鱼叫“指甲草”。这个外号,是我给她取的。指甲草,学名叫凤仙花。凤仙花属草本,很好活,属于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花种。只要把种子撒在墙角,哪怕是撒在小罐子里,到了夏天都能开花。凤仙花有粉红和大红两种颜色。女孩子爱大红色的,她们把花瓣碾碎,用它来染指甲,红嫣嫣的,很好看。我一直觉得粉色的更好看,大红的太艳。那时,我嘲笑那些用大红色的凤仙花把嘴唇和指甲涂抹得猩红的小姑娘,说她们涂得像吃了死耗子似的。

放暑假,大院里的孩子们常会玩一种游戏:表演节目。有孩子把家里的床单拿出来,两头分别拴在两株丁香树上,花床单垂挂下来,就是演出舞台前的幕布。在幕后,比我高几年级的大姐姐们要用凤仙花给每个人涂指甲,还要涂红嘴唇,男孩子也不例外。好像只有涂上了红指甲和红嘴唇,才有资格从床单后面走出来演出,才像是正式的演员。少年时代的戏剧情结,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跃跃欲试,心里充满想象和憧憬。

我特别不喜欢涂这个红嘴唇,但是,没办法,因为我特别想钻出床单来演节目,只好每次都让小姐姐给我抹这个红嘴唇。凤仙花抹过嘴唇的那一瞬间,花香挺好闻的。其实,凤仙花并没有什么香味,是小姐姐手上搽的雪花膏的味儿。

这个小姐姐,是我们演节目的头儿。她就是小鱼。

我既有点讨厌她,又有点喜欢她。小孩子的心思就是这样复杂。讨厌她,是因为每次演出她都像大拿,什么事情都管,总嫌这个孩子唱得不够好,那个孩子跳得不够高,好像她是个老师。大院里的演出,又不是舞台上正式的演出,哪有那么标准?不就是一个玩吗?喜欢她,是她长得好看,我们大院里的老奶奶说她长得像年画里走下来的美人儿。还有,给我抹红嘴唇的时候,她手上那种凤仙花的香味儿。

现在想,那时候给她取外号,为什么不叫“凤仙花”,偏偏叫“指甲草”呢?她应该是一朵花,不是一棵草。不过,我不是诚心要把她贬低为一棵草的。那时候,我根本不知道指甲草的学名叫凤仙花。

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她读初一。有位拍电影的导演到她的学校里挑小

演员,相中了她,让她跳了一段舞,又唱了一首歌,当场就定下了,让她回家跟家长商量一下,家长同意,就带上她到剧组报到。学校老师很高兴,这是给学校扬名的好事。她自己当然更高兴,她本来就喜欢唱歌跳舞,喜欢演节目,马上就可以当一名小演员了,这不是跟天上掉下馅饼一样!

没有想到,她爸爸妈妈死活都不同意。她妈妈是医院里的护士,爸爸是个工厂技术员,他们意见一致,都觉得当演员不是正经的事。当学生,就得把学习成绩搞好,将来上大学,才是正路子。他们都是那种信奉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老派人。她爸爸就是大学毕业,她妈妈就是看中了爸爸是个大学生才嫁给他的。

正如白天不懂夜晚的黑,大人们很难懂得小孩子的心思。爸爸妈妈的不同意,竟然让小鱼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这是当时包括小鱼在内的我们大院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。说起小鱼,街坊们都会叹口气说:唉!老天真是不长眼呀!小鱼并没有如爸爸妈妈期待的一样考上大学,实际上,自从初一演员梦破灭之后,小鱼的学习成绩就开始下滑。高中毕业之后,小鱼没有考上大学,先在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,后来又跳槽到文化馆工作,都和表演沾点边。但她并不快活,她的不快活,又波及她的爸爸妈妈。因为无论爸爸妈妈怎么催,怎么帮助她找对象,她都没有心思。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。

那年,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当老师,她还不到三十岁,风韵不减当年。说老实话,如果不是我在北大荒有对象,真的有心想找她。可是,我知道,她看不上我。她能看得上谁呢?

后来,她爸爸单位分了楼房,一家人搬走了。我很少再见到她。后来,听说她得了病,人消瘦了很多,甚至脱了形,再也没有当年漂亮的模样了。当时,人们都不大懂,她自己也是乱吃药,现在想想,她得的应该是抑郁症。

她的爸爸妈妈过世得早。老街坊们都说,如果不是因为她,不会这么早就过世的。但是,我说,如果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当年拦腰斩断了她的梦想,她不会有这样的命运。

不过,命运是什么呢?谁也说不清。街坊们常说命运就是老天爷早就安排好的事。一个人的命运,对比浩瀚苍天,真的是微不足道。

如今,她走了。也许,是一种解脱吧。我的心里,却总不是滋味。她本是一朵花,最终成了一棵草。怨谁呢?或者,作为我们普通人,本来都属于一棵草,就不应该做一朵花的梦吗?



【文化杂谈】

饱餐春色度上巳

□戴永夏

农历三月三,为古时的上巳节。此时,春江水暖,百花争艳,春光明媚,春色烂漫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来到郊野河畔,洗濯宴饮,游赏欢娱,尽情享受春天的美好,构图一幅上巳风俗大画。

上巳节历史久远,其渊源可上溯至三千多年前的周朝,《周礼·春官》中就有“岁时祓楔”(指三月上巳到水边洗濯)的记载。到了汉朝,才将三月第一个巳日定为上巳节。魏晋以后,又将上巳节定为每年的三月初三。上巳节的节俗,主要有祓楔、楔饮、游乐踏青、采野菜和戴荠菜花等。

祓楔就是到水边洗濯身体或衣物,以去除污垢。古人认为,这样就可以将身上的灾晦不祥之气去掉,不再生病、遭灾。此俗古书上也有记载。如《论语·先进》篇中,孔子的学生各言其志,曾点就说道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这里指的就是三月上巳祓楔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也说:“是(三)月上巳,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,曰洗濯祓除,去宿垢疢,为大洁。”从这些史料中可知,远在春秋及秦汉时期,三月上巳的祓楔之俗就已经很盛行了。

与祓楔密切相连的另一习俗是楔饮。楔饮就是到水边宴饮。时值暮春,河水尚寒。人们在水中洗濯后,须饮酒驱除寒湿之气,因而产生了在水边饮宴之俗。由于此俗是由祓楔而来的,故叫“楔饮”。后来,下水洗濯之俗渐渐式微,楔饮也变成单纯的宴饮娱乐,宴饮的地方也不限于水边,郊野泉畔等地方皆可。而一些文人雅士对此道更感兴趣,将其发展成为“曲水流觞”的娱乐活动。历史上最著名的曲水流觞,要数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名士在绍兴兰亭上的一次欢聚。

东晋永和九年(353)三月初三,王羲之与谢安等42位文友会于山阴兰亭,临流泛觞(酒杯),作曲水之饮。名士们坐在泉水两旁,将斟满酒的酒杯放在木盘上,再把木盘放在水流上方,使其随水流缓缓漂下。漂到谁的前面,谁就取杯饮酒。如此循环往复,直到尽兴为止。名士们乘着酒兴,又吟诗作赋,共赋诗三十余首,后汇成一集,王羲之为之作序,这就是名闻天下、传至千古的《兰亭集序》。以后文人雅士纷纷效法,曲水流觞便在全国各地流传。

曲水流觞尽管风雅,但那毕竟是文人雅士们的事,对多数人来说,上巳节来到郊野河畔,主要是玩赏游乐。汉代杜笃在《京师上巳篇》一诗中,曾以“窈窕淑女美胜艳,妃戴翡翠珥明珠”的诗句来描写上巳节到郊外游乐的仕女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人的春游习俗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则写道:“三月上巳,洛中王公以下,并到浮桥,士女骈填,车服烛路。”从中可见晋代上巳游

乐之盛。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歌名篇《丽人行》中有两句千古名句:“三月三日天气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进一步反映出唐代上巳节的春游盛况。至于古人的小说、戏曲中,描写上巳游乐的文字就更多了。

游乐不只是游山玩水,许多人更喜欢到郊野踏青。上巳节时的郊野,芳草青青,柳绿花红,正是春游的大好时机。因此,这一天出外踏青,在各地蔚然成风。在河北香河、陕西醴泉一带,直接称三月三为“踏青节”,踏青成为节日的主要内容。老济南的上巳踏青,更是一道亮丽风景。明代济南诗人王象春在《踏青》诗中写道:“三月踏青下院来,春衫阔袖应时裁。折花都隔山前雨,直到黄昏未得回。”他又在诗的按语中解释说:“三月士女竞出城南下院(千佛山下的寺院)踏青,山南花放最盛,攀跻过山折取,擷盈怀袖,犹是太平景象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旧时济南上巳踏青的景况,就像一幅风景画,是那样美丽动人。

除游乐踏青外,采野菜、戴荠菜花也是普通百姓喜爱的上巳习俗。

上巳节正值清明前后,此时田间麦苗青青,野菜生发,荠菜开花。许多妇女、儿童这天一早就来到田间,采集野菜。野菜主要以荠菜为主。人们将野菜带回家,又有多种用法。如福建连江一带将野菜挂在门上,以祓除不祥;江苏苏州一带则把野菜放在锅灶上,据说这样可以不生蚊虫。而在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湖北、湖南一些地方,则有荠菜煮鸡蛋食用的习俗。据说这天吃上荠菜煮鸡蛋,一年都头昏、眼不花,平平安安。不仅如此,荠菜煮鸡蛋的味道也颇受赞美。清代诗人叶调元在《汉口竹枝词》中赞道:“三三令节重厨房,口味新调又一桩。地米菜(即荠菜)和鸡蛋煮,十分耐饱十分香。”另一首沔阳歌谣则唱道:“地米菜,蒸蒸菜,一阵香气飘门外。好吃婆娘闻到了,急急忙忙拿碗来。吃了一碗又一碗,厚着脸皮还要带。”经诗人的这番夸赞,荠菜煮鸡蛋的身价也倍增,堪比山珍海味!

在节日期间,人们更习惯将荠菜花戴在头上。谚曰:“三春戴荠菜花,桃李羞繁华”“戴了荠菜红,一年不头痛”。在江苏苏州,将荠菜花称作“眼亮花”,女子将其戴于发际,据说可使眼睛明亮,不生目疾。浙江平湖一带则俗信戴荠菜花能使人夏天不头晕。

宋代以后,尤其是到了近代,上巳节渐渐风光不再,如今更是少有人知。究其原因,主要是它跟寒食节、清明节不但时间挨得近,节俗也相似,于是后人便进行了整合,将寒食、上巳的一些习俗融入清明之中,使清明节更加丰富多彩,成为重要节日;而寒食、上巳则淡出传统节日的阵营,人们只能从历史记忆里去寻找它们昔日的辉煌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凤仙花祭

